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

### 第二卷 疏財漢好議訂宗盟 總兵官觀詩禮文士

詩曰： 蘿藦翻成棘與荆，無端萍水卻多情。  
貧窮自合疏親戚，恩遇何期在友生。

卻說大力庵中董聞所遇之人也姓董，單名一個濟字，表號遐施。本是儀封縣人，近來移居開封府城內，少時曾中過武舉，性極豪俠，生平最愛的是結客。不但王孫公子，縉紳先生與他來往。凡各營伍的武將，各衙門的吏員，也多半是他的相知。至於訟師、拳師、雜色人等，投奔他的，無不招納。雖不能學孟嘗君養客三千，卻也頗有朱家、郭解之風。這庵中沙有恒和尚，是他最相熟的。這一日因來郊外跑馬耍子，跑了一回，從人牽馬去吃草，他卻順便信步走到庵中，要與沙有恒閑話。恰好遇著董聞。他見董聞是書生模樣，意欲上前作揖。不想董聞竟不睬他，走了出去。他便喚香火道人來問道：“這位是何人？”道人笑了一聲道：“說也好笑，這位官人，我師父從不曾認得他。適才奔進庵來，說是失路之人，要求一飯。師父不合把飯請他吃，誰想他肚皮好似海的，把我們一鍋子飯都吃盡了。兀自不走，還在這裡踱來踱去，又向粉壁上東塗西抹。”一頭說，一頭指著壁上道：“這便是他寫的甚麼字。”董濟聽罷，便走到壁邊，先看了斗方上舊詩，後看了董聞所題七言絕句，搖頭道：“這人自比韓信，卻也自負不小。”韓信以千金酬一飯，他今既得人贈食，又得人贈金，所望不免太奢了，又想到：“據說是失路之人，看他光景，心煩意亂，必是有急求援。只可惜他不識我耳。”因也取筆題詩四句於其後。才題得完，恰好董聞轉身入庵來，見了董濟所題之詩，然後改容敘禮，請問姓名。董濟通名道姓畢，因問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”董聞道：“先生與小子同姓，小子也姓董。”便也把自己名字與家世說了。因陪話道：“先生以季心、劇孟自許，必是今世豪俠。小子正在危難之時，心中有事，方才失于晉接，幾乎晤面錯過，甚為有罪。”董濟道：“吾雖不才，頗能濟人之急。不知足下有何急事，何不說與我聽？或者可以分憂。”董聞便把上項事細訴了一遍。董濟道：“你走差路了，你可知列家致富之由麼？”董聞道：“列家原不是此間人氏。小子只憑門客之言，說他家有債可借，實不知他的來歷。”董濟道：“列家原籍廣州。列老兒以異路功名，于永樂年間在江西作宦，與江西一個舉人袁念先相好，往來最密。那袁念先有方孝孺文字藏在家中，因與列老契厚，不想隱瞞。誰知列老竟把念先出首。永樂皇帝大怒，將念先全家抄殺，家資給與首人，列家因此致富。你道他可是有良心的？你今不合借了他的債，宜于被其所侮。”董聞聽說，跌足懊恨。正是：

本為不仁因致富，安能既富更行仁？

董濟見董聞咨嗟歎恨不已，便道：“足下且莫愁煩。列家雖則兇惡，也還懼我幾分。待我遣人對他說，要他寬後幾日，料他不敢不依。”董聞謝道：“如此最好。但事不宜遲，今晚三日之限已過，只怕明早他家狼僕要到舍下來哩。”董濟道：“我今晚就著人去說便了。”正話間，從人已牽馬來接。董濟起身道：“足下放心，保你明日沒人到家囉喲。”說罷，別了董聞，出庵上馬，自望城中去了。董聞隨後也便起身向道人致謝，教他多拜上師父。謝畢，疾忙趕到家中，對父親說知其事。起鱗還半信半疑。至次日，果不見列家人來。到午牌時分，只聽得有人敲門。起鱗吃驚道：“此必列家差人來了。”忙同董生出來開門，問時，卻是董濟差兩個家人，牽著一匹馬，說道：“我家相公昨晚已分付了列家管帳的錢大叔，不許他來囉喲。那管家啞啞連聲而去。今日我家相公要邀董相公去會話，使小人牽馬來接。天色將晚，便請行罷。”董家父子聽了大喜。董聞便騎馬入城。到董濟家中，相見畢，董濟道：“我昨晚分付列家管帳人說，董相公是我同宗，你們不得囉喲。十日之內，還你銀子下落。所以他們今日不敢到宅。”董聞拱手稱謝，因說道：“我兩人既是同姓，即係同宗。況承照拂情逾骨肉。若蒙不棄，小子願執姪輩之禮。”董濟道：“多感厚意。但何敢云叔姪？只兄弟相稱便了。”於是董聞稱董濟為兄，董濟稱董聞為弟。置酒相待，飲宴甚歡。

飲酒間，董聞從容問道：“兄長許列家于十日之內銀子便有下落，未識這十日內作何計較？”董濟笑道：“盜你枕邊之物，定是高手偷兒。我已猜著一人在這裡。今早分付幾個精細捕人去查緝，旦晚便有回報，還不消十日哩。賢弟且在我家住幾日，等我與你追還了這宗銀子去何如？”董聞大喜，稱謝道：“如此足感厚恩。但恐父母在家懸念。”董濟道：“待我明日差人到宅，回復一聲便了。”當夜留董聞在家宿歇。次日清晨，便有許多賓朋來會話的，絡繹而至。董濟迎進送出，忙個不住，可見是個廣交的了。午飯後，董聞正待捉個空，催他遣人去回復家中，只見董濟笑嘻嘻的走來道：“賢弟，你銀子已有下落了。”說罷，挽著董聞走到一密室裡，說道：“盜你銀子的賊人，姓宿，名積，綽號小時遷。飛簷走壁偷兒中第一神手。他來盜你物，是有人指使的，本是三人謀。這一百九十兩銀子，主謀的二人各分去五十兩，宿積只分得九十兩。已費去了十餘兩，止存七十餘兩。現今追在這裡。只是那兩人分去的百金，卻不可問矣。”董聞道：“那兩人是誰？今拿住宿積拷問他，要他招出主謀的來便了，如何不可問？”董濟笑道：“這兩人不便窮究。若窮究起來，傷情破分，不好意思，只索罷了。”董聞道：“這等說，兄長倒曉得這兩人的了。何不說與我知道？”董濟道：“你久後自然曉得。今不必說。”董聞請問再三，董濟只笑，不肯說出。

看官，你道這兩人是誰？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路小五與柴白珩兩個。柴白珩因欲暗算董聞，特地與路小五商量下這條計策，先使路小五攛哄他去借債，又巧言說騙列公子借與多金，隨即使宿積把他銀子盜來分了，教他去受辱。那宿積是路小五的相知勾引來的。若窮究宿積，定招出路小五；若窮究路小五，定招出柴白珩。董濟恐傷了他郎舅情分，所以不要他窮究。正是：

三人同惡不同心，利在分金非斷金。  
從賊機關雖已露，主謀盜首未堪尋。

當下董聞見董濟不肯說出那兩人來，因道：“這兩個人不究他也罷，但今止追得七十餘金，尚虧少百餘兩。若不緝捕追贓，這宗銀子從何而來？如何清得列家的債？”董濟道：“依我愚見，不但那兩人不必究，就是宿積也不必究他了。雞鳴狗盜，亦有用得著處，凡事留情。所少銀子，待我補足，交與列家，討還你欠票便了。”董聞道：“無端要兄長壞鈔，于心何安？”董濟道：“這區區何足道哉？賢弟今晚且住在此，我也不必著人到宅。且待明日還銀取票，送你回去。”當晚仍留董聞住下。次日早膳罷，董聞正書齋閑坐，只見董濟踱進來道：“列家銀子我已差人交去。他道在我面上，不敢計利了。欠票已討還，賢弟可收明。”說罷，袖中取出欠票，付與董聞收訖。董聞頓首致謝。董濟連忙扶起道：“小事何勞稱謝？”董聞道：“小弟急難中，遍告親友，沒一人相救，世情惡薄如此。至親如岳丈，但有凌侮之言，並無哀憐之意。何期兄長萍水相逢，卻肯如此周全。此恩此德，何以為報？”說到其間，不覺感而泣下。正是：

蘿藦僅似寇仇人，萍水翻如骨肉親。  
惟有感恩並積恨，萬年千載不成塵。

董聞謝別董濟，急欲回家。董濟道：“為人須為徹。你債便清了，將來家中用度從何措處？我與你既為兄弟，宅上薪水之費，我當送至。你若無讀書之地，竟在荒齋下榻。你只為不曾入泮，受令岳這般奚落，又被列家豪奴所侮。今後可加意讀書，若進得一

步，自然沒人怠慢你了。”董聞聽說，愈加感激。是日歸家，稟復了父母，舉家稱感董濟之德。次早，董起麟寫個宗末帖兒，同著董聞到董濟家拜謝。董濟次日也把宗姪名帖來答拜了。自此董起麟多虧董濟送銀送米，家中用度不缺。董濟邀董聞到家，揀一所幽寂書齋，教他靜坐讀書。日逐三餐，任他食量兼人，略無嫌吝。董聞因得安心誦讀，董濟又教他拜訪名師、良友，切磨印證。其時柴朝霞已死，董聞卻拜得一個好先生，姓計名高，字二陽。又結交得一個好朋友，姓金，名晚，字九蘭。二人文品兼優，董聞常去請教他，甚得師資之益。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一年。文宗行歲考事又發牌各屬，考試童生。董聞這番府考，虧得董濟替他囑托，高高的取了。到學堂考試，恭喜高標第二名入泮。正是：

得人輕借力，便是轉身時。

董起麟見兒子進了學，甚是歡喜，只道柴吳泉今番必然看顧女婿些了。誰知那柴白珩心懷妒忌，在父親面前攛唆說，妹丈自道真才進學，背後多有輕薄我們之語。吳泉信了這話，依舊心中厭惡女婿。有人稱賀他說：“令婿高標入泮，深為可喜。”吳泉笑道：“今番好了，這條學究的冷板凳有得坐了。只是一件，他的食腸太大，東家請他做先生，供給一個便是供給兩三個。還怕沒人肯請他哩。”董聞得知了大人這般說話，十分懊惱，因告訴董濟道：“我雖得游庠，到底不脫窮酸兩字，被岳父恁般說笑。若非發科發甲，安得揚眉吐氣？”董濟道：“秀才不過小前程，但能略禦外侮。若有奸人妒忌，暗算中傷，一個窮措大，誠不足敵其凶謀。然若必要發科發甲，又恐一時叫不應。”董聞道：“我今苦志下帷，何怕功名不到手？”董濟笑道：“談何容易！大場與小試不同。只就一省鄉試而論，科舉秀才，不下數千人，卻只中得百餘人。算來數十卷中取一卷。若果然取得允當，還不為難，那知此中又是一團命數。這些人入簾的經房，大都是有司官。平日簿書鞅掌，文章一道，久矣拋荒。忽然點他去閱卷，剋日揭曉，匆忙急遽，焚膏繼晷，燈光之下，看那紅字的卷子，又把青筆點將上去，弄得五色昏花，如何不要看錯了。士子作文，有一日短長；試官閱文，亦有一日短長。偶然值其神思困倦，或心緒煩悶之時，把士子數載揣摩，三場辛苦，只供他一塗兩抹，便已付之東流。名為三場，只看頭場七篇；這七篇，又只看第一篇；就第一篇，又只看得起處兩三行。那兩三行若稍不合試官之意，塗了一筆，後面縱有琳瑯錦繡，也都無用。從來場中看文，如走馬看花。蘇東坡何等眼力，及為試官，竟失落了一個好友李方叔，致有‘過眼終迷日五色’之歎，何況不及東坡的。正不知屈了多少學人才士。光陰有限，人壽幾何？三年不中，又歇三年，等閑把少年頭騙白了。若單靠科目，豈不誤了一生之事？愚兄昔年亦有志科目，後來看透，幸不為其所誤。昔人曾有一詩，嗟歎科目之誤人。道是：

主司頭腦半冬烘，辛苦文場幾度空。  
多少英雄頭白盡，都將血淚灑西風。”

董聞聽罷，爽然自失。沉吟半晌道：“世人所重者科目。若科目不可必得，何由伸我抑鬱之志？”董濟道：“科目亦何足論！但論人之賢與不賢耳。只要建功立業，替朝廷出力，名標青史，勛書太常，何問科目不科目？這還就人品而論。即論文章，亦不以科目為重輕。唐朝以詩取士，偏是兩個極會做詩的，如李太白、杜子美，皆不由科目而進。其他可知矣。劉蕡雖不曾中狀元，他的試策傳誦一時，至今無不知有劉蕡名字，倒勝似中了狀元。王摩詰甚有文名，只為求中狀元，反致損其聲望。有詩為證：

劉蕡不中狀元郎，千古流傳姓字香。  
何事世人猶未解，欲將科目定文章？

又有詩云：

詩才爭說右丞高，何必提名奪九臯？  
一第反為白璧玷，狀元慚愧鬱輪袍。”

董聞聽了這一席話，慨然道：“人品文品，固不以科目為重輕。但捨科目無以為進身之途耳。”董濟道：“如今朝廷不次用人，在三楊宰相中，楊士奇先生由荐舉而進，並非科目出身。”董聞道：“若欲由荐舉而進，必藉貴人之力，又必有奇才異能，方可聳動人主。如我但做幾句文字的窮儒，何敢望此？”董濟道：“事在人為。有志者事竟成。自古道：‘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’。你不可專靠這幾句文字。我看你雖是文人，卻器宇軒昂，絕無經生腐儒之氣。何不乘此膂力方剛之時，學些武藝在身，造就得個文武全才，何患此身不顯。至於朋友交遊，也要路路通達，廣其聲氣。那時羽翼已成，一舉千里。雖有小人妒忌，亦無所施其矰繳矣。”董聞聽罷，避席稱謝道：“兄長高論，開我茅塞。但我書生，不知武藝，還求兄長指教。”董濟道：“量我曉得甚麼？我有個相知，姓常，名奇，字善變，江西人氏。因他有一部美髯，人都呼為常鬚子。此人弓馬高強，天下第一，你請教他便好。只可惜他目下不在這裡。如今大力庵沙有恒和尚，武藝也盡去得。待我教他和你演習。至若兵書韜略，你讀書人自會探討，不消他人提調了。”董聞大喜。自此董濟仍留董聞在家，請將沙有恒來與他講習武藝，閑時自去觀玩兵書。董聞那時也是福至心靈，不上半年，學得弓馬十分精熟，槍法、劍法也都通曉，兵書韜略，亦得妙。但見：

弓開如月，箭去如星；槍飛如雪，馬驟如雲。從前乞食，好似韓元帥；今番善飯，可比廉將軍。何止韜略在胸中，漫說能藏十萬甲；豈但鋒芒走筆下，虛誇橫掃五千人。

董聞武藝既成，又兼與董濟朝夕相聚，見他處事接物，隨機應變，看了這些作用，一發智識日進，比前又大不同了。董濟歡喜道：“賢弟如今可游于四方矣。我荐你到一個去處。若得此人為奧援，便是你將來進身之基。”董聞道：“荐小弟到何處去？”董濟道：“我有個結義兄弟余建勛，現在為彰德府鎮守總兵官。他是南京徐國公的外甥。今徐國公的世子在御前侍衛。聞那世子甚是好賢禮士，我今荐你到余總兵處，若得他轉荐與徐世子，或者你功名由此而就也未可知。”董聞道：“多承美意。但父母在堂，薪水不給，未忍遠離。且近聞各鄉鎮有土寇不時竊發。舍下正在鄉村，不能無內顧之憂。”董濟道：“這不妨。倘有外患，我自與你支持。至於家中日用所需，我自送去。你若少路費，便向我取，不必疑慮。”董聞聽說，歡喜稱謝道：“兄長厚情，感難言盡。容即歸稟二親，為出行之計。”當晚便歸家，與父母計議。董起麟道：“承遐施如此相愛，真是難得。你既無內顧之憂，丈夫志在四方，努力前程，圖報知己。”郝氏道：“媳婦賢淑，善事舅姑，且有你妹子彩姑同侍膝下，我兩者口兒不至寂寞。你出外去，可以放心。但路途須要小心謹慎，頻寄音書，慰我懸念。”淑姿也勸丈夫早去求取功名，免至被人奚落。董聞行計已決，次日正要往計高、金晚二人處作別，恰好二人俱寫書來，說有湖廣舉人莊文靖在此經過，此人文名最著，四方推仰。因故拉董聞同往拜見他。董濟也去與董聞道：“凡人才能要文武兼全，交遊路數也要兼通文武兩途。今既有這一個文人的班頭，賢弟便該拜在他門下，也是後日仕途上一個聲援。”董聞依言，便將平日所作時藝及策論，詩詞寫了幾篇，具個門生名帖，同著計高、金晚去拜謁莊文靖。董濟又替他出了一副贊禮送去。那莊文靖看了董聞文字，又見他一表人才，十分敬愛。計、金二人又從旁贊揚，文靖大喜。盤桓了兩日，到他起行之時，董聞送了一程，文靖執手珍重而別。

董聞回來，忙打疊行裝，別了計、金二人，拜辭了父母，分付妻子、妹子好生侍奉二親，隨即到董濟家中，取了荐書。董濟贈與路費，又贈一匹好馬，又撥家僮二人與他為伴，一名李能，一名孫用，二人頗有膂力，且又乖覺，故撥與董聞，跟隨左右。董聞感謝不盡，當下與董濟拜別，上馬而行于路，只是客商打扮。不則一日，來到彰德府界上。原來董聞的馬快，二僕所騎生口都趕不上。一路來每遇飯店打尖，倒先是董聞下馬歇定，等候二僕。那一日，董聞正到一個飯店門首，恰待下馬，望見前面一座土山，離飯店不遠。回頭望那二僕，正還不見來。因想道：“我一向跑馬，不曾在高阜處試一試。今這馬甚好，故到土山上去跑跑，有何不可？”便縱馬加鞭，一逕跑上土山。那土山苦不甚高，董聞策著馬，一上一下，往來馳驟了一回，才收韁歇息。只見山頭一隻鵲兒，對著董聞亂噪。董聞隨身帶著弓箭，便張弓搭箭射將去，正中鵲尾。那鵲兒負著箭滾下山坡去了。董聞策馬過山坡尋取，卻尋不見。但見有一所山神古廟在那裡。董聞下馬入廟，對神像作了揖。正欲少坐，忽聽廟門外一聲喊起，七八個軍漢擁將人來，將董聞一把拿住。正是：

變起倉卒，出于不意。  
突如其來，莫可迴避。

你道這伙軍漢那裡來的？原來就是總兵余建勛標下兵丁，撥來土山頭巡哨的。因見董聞獨自一個在山上跑馬射箭，疑是歹人，悄悄地跟將來。等他下馬入廟之時，驀地擒捉。當下董聞吃了一驚，問道：“你們是什麼人？為甚拿我？”眾軍漢道：“你好大膽！你明明是箇大盜，敢公然到這裡來麼？”董聞道：“這那裡說起？我是箇書生。你們怎敢誣我為盜？”眾軍漢道：“一發亂話了。既是書生，如何會跑馬射箭？且又恁般打扮？全不似書生模樣。單身獨騎，到此何幹？”董聞正待分辨，只見眾軍漢中一個為頭的道：“列位不必和他爭論，我等奉余總兵老爺命在此巡哨，專一要拿面生歹人。如今把他解到余總爺那裡審問發落，有話等他自己去分辯罷了。”眾人都道：“說得有理！”

董聞聽得說要解到余總兵處，笑道：“我正要見余總爺，快去快去。”於是眾人擁著董聞，牽著馬，一齊奔入彰德府城，逕至余總兵轅門上。余總兵還未開門，有個管轅門的守備，叫做衛人豹，見眾軍漢押著個人解來，便問：“你們拿的什麼人？”那為頭的稟道：“此人獨自一個，在城外土山上跑馬射箭，又到冷廟裡去坐，蹤跡可疑。小的們拿住問他，又不是這裡本地人。據說是書生，又不是書生打扮，不尷不尬，必然是箇賊盜。故此擒來，解與總爺審問。”衛人豹道：“他既托言書生，必然識幾個字。且教他親筆寫下姓名、籍貫、供狀一紙，然後解進去。你們方不擔差。”眾人依命，取將紙筆來，喝教董聞快寫供狀。董聞呵呵冷笑，更不推阻，接過紙筆就寫。寫完，眾人把與衛人豹看，原來卻是一首詩，道是：

盜賊相呼也不冤，偷天手段善掀翻。  
無瑩鑿遍鄰家壁，慣向陳編竊語言。

那衛人豹雖是衛官，也重斯文。看了這詩，雖不解其妙，卻見他下筆成文，那字兒又寫得好，便道：“此人真象箇書生，未必是盜賊。”眾軍漢中有自誇會識字的爭辯道：“他供狀上已明明招是盜賊，又說‘鑿遍鄰家壁’，就不是大盜，也是箇竊賊了。那陳編想就是失主的名字。”董聞聽了，不覺大笑。衛人豹道：“你們眾人休得胡言。待我教他把姓名、籍貫、履歷從實說來。”董聞道：“且待我見了總爺，自然一一說出。”衛人豹道：“總爺威嚴之下，不與你取笑的。”正說間，轅門上吹打放炮，余總兵開門了。眾軍漢忙把董聞解將進去。衛人豹先上堂稟白，便將董聞所寫詩詞呈上。那余總兵是武進士出身，深通文墨，一見了詩，即改容而起道：“原來是一位文人。兵丁沒分曉，誤認為盜賊，甚是冒瀆。”遂親自下階，扶董聞上堂。嚇得眾軍漢目瞪口呆，連衛人豹也驚呆了。余總兵一聲喝退眾軍，躬身動問董聞姓甚名誰，何處人氏。董聞才說出姓名、籍貫、履歷，並說是董濟的族弟，今有書荐，到此間相求援引之意。余總兵愈加敬禮，忙傳令掩門，與董聞作揖敘坐，動問令兄董遐施近況若何。董聞代致寒暄畢，因道：“家兄手書，尚在行囊中，小僮收著。適因僮輩相失在後，故小子獨自徘徊于土山之上，偶爾戲演弓兵，致為貴標兵所疑。”余總兵道：“先生具此文才，又諳弓馬，真乃文武兼全。標兵無狀，多有開罪。”於是一面置酒私衙款待，一面遣人至土山前飯店裡，喚李能、孫用到來。眾軍士把馬匹也交還了。董聞于行囊中取出董濟荐書，余總兵接來看了，見書中有求他轉荐與徐世子之意，便欣然道：“徐世子是家表弟。他有一身好武藝，又性喜文章，極是尊賢禮士。近因朝廷生了太子，家母舅老國公遣他齎表入京朝賀。今上愛其器宇不凡，留在京師，入直宿衛，因此逗留都下。目今正要請個伴讀的西賓先生，具此文武全才，足當其選。在下當即寫書荐去。”董聞大喜。余總兵留董聞在署中飲宴了四五日，正待寫書送他起身，忽然接得河南巡撫公文一角，內稱開封府有土寇猖獗，騷擾各村坊，本處總兵官員缺，要調取余總兵移駐開封，剿捕土寇。董聞聽了這消息，驚道：“土寇騷擾村坊，清溪村必不安靜。雖有遐施兄在彼支持，只恐父母妻妹受驚不起。”心中疑慮，因與余總兵商量。余總兵道：“先生既放心不下，我當先遣守備衛人豹領兵，前往貴鄉一路，剿滅寇氛。先生即與同行，回家省視。且待宅邊平靜了，然後入京未遲。”董聞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余總兵便分付衛人豹領馬步兵共五百，同著董聞先行，自統大隊隨後進發。又將白銀二百兩贈董聞為路費。董聞作謝而別，仍騎了自己的馬，李能、孫用隨著衛人豹兼程而進。人豹見董聞是主將敬重之人，不敢怠慢。董聞于路與他講論些武藝，說得入港，一發相投。兵至開封府內，那些土寇聞官兵已到，俱四散奔避去了。董聞喚李能、孫用隨著衛人豹兵馬逕到清溪村一路來，自己先策馬奔入村中。只見村中十室九空，境無煙火。董聞心懷疑忌，忙跑到自己家門首。看四邊鄰舍，都鎖著門兒出去了。見自家上不曾鎖，但緊緊閉著。董聞下馬叩門，聽得父親在內問道：“是誰？”董聞應道：“孩兒回來了。”起籬急開門，見了兒子，驚喜道：“今日幸得與你相見！這兩日幾乎急殺我也。”董聞繫定了馬，入門拜了父親。起籬道：“自你出門後，近村盜賊蠶起。這裡村中人家，大半躲入城去。你丈人攜著家眷往城中典鋪住下，竟不相聞我家一聲，連自己女兒也不顧了。我想他城中這屋，原是我家舊房，便挈帶我們去躲一躲亦不為過。不料如此無情。今喜邀天之幸，盜賊未到此間，不然我家難免禍患矣。”董聞聽說，跌足歎。即入內見了母親與妻子、妹子。一家兒訴說別後之事。淑姿說到自己父親把他棄置，歎歎涕泣。正是：

父兮本生子，非謂他人父。  
嫡母雖云亡，親父原如故。  
為失庶母歡，遂逢親父怒。  
今當患難時，亦莫我肯顧。

當下董聞也把自己出門後之事說了一遍，因問：“遐施兄可曾來看顧我家麼？”郝氏道：“你出去後，多虧他日逐周濟，盤纏不缺。近聞他往家鄉掃墓去了，不在城中。”董聞道：“原來如此。他本是儀封縣人，僑居在此。今往家鄉掃墓，自有多時耽擱。他若在城中，必然移我的家眷入城去，決不使受驚。”正說間，李能、孫用來到，報說衛人豹兵馬已至，權借大力庵駐紮。董聞即騎馬到庵中，見過了人豹，問那沙有恒和尚，卻不在庵，只有道人在那裡。董聞問他：“師父何在？”道人道：“師傅出外雲游，留我在庵看守。不想亂將起來，受了許多驚恐，今又被兵丁占住，甚不安穩。”董聞便對人豹說，要他另自紮營，莫在庵中攪擾。人豹即日離了大力庵，另立營寨中，動問宅眷安否，董聞道：“且喜無恙。”人豹道：“曾避出去麼？”董聞因說起丈人不肯挈帶同避之事。人豹搖頭道：“如何先生有這樣令岳？”道猶未已，只見眾兵丁押著一個人，繩纏索綁，解進寨來。稟稱拿得個奸細在此。那人大

叫：“我不是奸細！”人豹未及問言審問，董聞早看見那人不是別人，就是丈人柴吳泉。你道為何被兵丁拿住？原來他的家眷雖避入城，只帶得隨身細軟。其餘傢伙，都在村中屋裡。今聞官兵已到，土寇已去，恐怕外人乘間偷了他傢伙，故此獨自一個奔到村中打探消息。正行間，遇見一隊兵丁持械而至。他疑是土寇來了，忙伏在草裡窺探，卻被兵丁看見，認作姦細綁解前來聽審。

當下董聞見了，十分驚異，便對人豹道：“此人就是內父。不知何故被拿？”吳泉跪伏在地，聽得這話，抬頭一看，見那將官上首坐的卻是女婿，吃了一嚇，便叫道：“那坐的秀才就是我女婿！我是良民，並非奸細。”人豹喝道：“你雖非奸細，你把親生女兒也不顧的，什麼良民？你既不顧女兒，如何今日又認得女婿？我本該處治你，還看董先生面上，饒你這老頭兒去罷。”於是董聞起身替他解了縛，兵丁將他扶出寨來。正是：

翁為階下囚，婿為坐上客。  
泰山空有眼，未把泰山識。

柴吳泉既得釋放，卻不歸咎自己，反生怨恨。想道：“我女婿前日出行，也不見來對我說一聲。聞他要到什麼總兵處討荐書，今不知幾時又與那將官相熟了。方才那將官說我不顧女兒，此必女婿告訴了他，故意教他凌辱我，他卻假意從中解釋，把我奚落，好生可惡。”懷著一腔惡氣，自回家中去了。且說人豹與董聞計議，一面遣兵追捕村鎮寇黨，一面出榜招集避難鄉民備回生理，一面具文申報余總兵。這些調度與告示文移，都是董聞替他商酌。人豹大喜。董聞盤桓幾日，見村中大勢已定，便入城探問董濟消息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絕技驚人，弓馬比前更快；英豪投契，機緣視昔尤奇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卷分解。